

2820

凉山彝族
自治州
女史资料选辑

凉山彝族自治州档案馆藏
凉山彝族自治州档案馆藏
凉山彝族自治州档案馆藏
凉山彝族自治州档案馆藏
凉山彝族自治州档案馆藏
凉山彝族自治州档案馆藏
凉山彝族自治州档案馆藏
凉山彝族自治州档案馆藏
凉山彝族自治州档案馆藏
凉山彝族自治州档案馆藏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凉山彝族自治州

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五

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政协凉山州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凉山日报印刷厂 印

1988年6月 出版

工本费0.80元

凉山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目 录

抗日战争时的战斗经历

.....陈占英口述 陈南征整理(1)

解放前的冕宁苍溪实验保

.....瓦札木基 许维纲 卢福音 王家国(9)

川康彝族青年革命先锋队始末

.....罗正洪 付正达 刘世昌(25)

随军南下西昌杂忆李仕安(43)

凉山解放初期(1946~1958)统一战线工作简史

.....尹化极(61)

川西起义经历纪实丁晨滨(70)

盐源县白盐井平叛战斗回忆晋发祥(79)

昭觉县比尔区建政及民政平叛经过罗学明(85)

果基约达(小叶丹)家支及其家庭马文中(93)

中国近代名画家马骥传略马毓英 张运鹏(96)

雷波土司概况沙马阿支(112)

关于左所土司统治的调查史料方芝礼(117)

解放前木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主统治

.....夺取荣品口述 阿仲文口译 刘先进整理(128)

会理者保土司禄安佑被剿前后李凯思(138)

蒋介石西昌行辕概略赵乐群(149)

西昌警备司令部简介	郑金城(157)
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概况	张星石(162)
刘文辉和蒋介石在宁属的明争暗斗	胡恭先 刘元璋 伍柳村(168)
刘文辉联合胡若愚、张汝翼攻打龙云的一场混战	马宣伟(197)
三见蒋介石	岭光电(217)
在国民党空军的片断经历	董华峰(224)
我和羊仁安的冤仇及刘文辉的处理	李明扬(228)
回忆西昌《新康报》	陈 落(234)
我担任香港电影《大凉山恩仇记》顾问的经过	张伟才(242)
西昌最大的一次空难	杨屏周(251)
八一班机失事见闻	李 涛(254)
美国飞机梅雨堡失事情况	刘宗耀 任文宣(257)
美军空中堡垒坠毁雷波以后	文朝湘(260)
西昌电力工业发展史	何光霖(263)
民国时期西昌教育概况	徐卓才(270)
火绘艺术的沧桑	秦 石(275)
编者的话	(281)

抗日战争时的战斗经历

陈占英 口述

陈南征 整理

战斗在平型关——奔袭刘兴庄——血染十字岗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战斗在平型关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日寇坂垣师团向太原推进，已经攻到离平型关不远的灵邱。平型关位于山西东北部古长城上，自古以来是晋冀两省的重要隘口。关内关外，群山峥嵘，层峦迭嶂，岩谷深邃，阴森幽静。关前有一条公路，蜿蜒其间，一直通向灵邱、涞源，地势十分险要。这是坂垣师团二十一旅团侵占平型关的必经之路。为了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振奋全国人民抗日热忱，八路军115师决定在这里伏击坂垣师团。我当时在115师686团当排长。我们686团于九月二十四日从驻地向前平型关出发。当时大雨如注，狂风不止，地上水溅泥翻，夜又黑得象锅底一样，放下一脚，就是一个泥坑，滑得叫人站不起来，行动十分困难。全团上下衣服被淋得透湿不说，几乎都成了泥人。深秋，山区的夜晚已是很冷，指战员一个个冻得直打哆嗦。拂晓时，我们全团渡过一条湍急河流赶到了伏击点。这里路北山高坡陡，极难攀登，路南侧山低坡缓，易于出击，地形好得很。我立即指挥全排构

筑工事。我一面挖着工事一面想着杨勇团长在排连级干部动员会上的讲话：“这次战斗非同一般。国民党军队的溃退不仅助长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对热心抗战的人民群众是个很大的打击。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这一仗一定要敢打敢拼，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打出红军的威风，打出中国人民的志气”。我暗暗下定决心，这是 we 和日本鬼子刀对刀，枪对枪的第一仗，一定要带领全排打好这一仗。天亮后，风停了、雨住了，大约上午八点多钟，先是听见远处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接着隐隐约约出现了汽车、大车、马车的影子。这些家伙装备优良，侵华以来还未遇到过什么真正有力的抗击，只见头一辆汽车上插着一面“太阳旗”，坐着几十个鬼子，头戴闪光发亮的钢盔，身着黄呢大衣，上着刺刀的步枪挽在胸前。在我们国土上，旁若无人，真有些不可一世的味道。看着这种情景我们肺都气炸了，战士们把满腔怒火集中在刺刀尖上，上好刺刀的枪膛里压满了子弹，手榴弹的盖子也已打开，机枪射手已经在瞄准，就等战斗命令。鬼子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了我们伏击地域，只听见杨勇团长高声喊：“全体冲锋打”。一时冲锋号吹起，喊杀声震天，机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我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带着战士们勇猛地向日寇冲去。当冲到公路边时，鬼子从懵懂中清醒过来，指挥官举着军刀歇斯底里地狂喊乱叫，钻在汽车底下的士兵钻出来拼命往山坡上爬，重机枪、轻机枪、六〇炮拼命向我们打来，子弹、炮弹象雨点般落在我们的周围，打在岩石上，迸出火花，弹片、石片尖啸着飞舞。鬼子士兵由于长期受军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和所谓“武士道”的影响，成了一帮亡命之徒。至少有

五十名鬼子手里端着枪，刺刀明晃晃地闪着寒光，气势汹汹地叫着向我们涌来。我指挥战士们一齐动作，甩出手榴弹，手榴弹随着“轰”“轰”的爆炸声在鬼子头上开了花，全排几十件各式武器同时开火，鬼子被打得措手不及向下直倒。没有打死的，也连滚带爬地滚到山下，趁着鬼子的溃退，我和全排战士冲杀到鬼子群中，与鬼子面对面地拼刺刀，一阵激战过后，我的刺刀戳弯了，浑身沾满血迹。突然一个鬼子从汽车底下冲出，差点和我撞在一起，我用脚一绊，把鬼子绊了个“嘴啃泥”，然后猛扑上去，掐住了他的脖子，鬼子力气很大，拼命挣扎，我一只手抓起一块石头狠狠向他脑壳砸去，鬼子惨叫一声松开了双手。这时整个部队和鬼子混在一起拼杀，双方交织在一起，无法扫射，也无法投弹，我边打边喊：“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拼”，我们用刺刀，用枪托和鬼子抱成一团扭打，用石头将鬼子脑壳砸碎。这一仗一直打到下午，山坡、山沟、汽车底下、大车上面到处是日本鬼子的尸体，坂垣师团二十一旅团全部被歼灭。

奔袭刘兴庄

一九四〇年我在黄河支队十团二营任营长。部队驻在鲁西南的曹州一带。离曹州不远有个叫刘兴庄的集镇，驻扎着一个日军小队，队长叫黑田。这个家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他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令人发指。在彭楼一次扫荡中，他指挥日伪军把二十多位老、幼、妇、弱身上泼上煤油关在一间房子里烧死。他还亲手把一名老乡捆在木床上，用开水烫死。黑田的暴行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义愤。四月一日是刘

兴庄大寨，我带着侦察排长，化装进庄侦察，并详细看了庄外地形、地物，决定用奇袭取胜的办法，出敌不意、速战速决，攻打刘兴庄。四月二日凌晨，我带着部队神不知鬼不觉把刘兴庄围得水泄不通，部队切断了敌人增援路线，堵死了敌人逃跑的路口，黑田成了瓮中之鳖。我亲自带领十一连向刘兴庄发起冲锋，一时喊杀声震天，机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被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惊醒的日伪军，抱头鼠窜，四处躲藏，乱成一团。日军集中火力于村口想突围，我指挥十一连用集束手榴弹把鬼子炸了回去，我带领战士冲上去和日军进行肉搏战，在白刃格斗中我刺死了三个鬼子，战士王一冲在最前面，一连刺死几个日伪军，最后子弹打光了，刺刀扎弯了，一伙日伪军紧紧围住他，他便拉响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战斗进行到中午，黑田带着残兵败将窜进一座碉楼垂死挣扎。我指挥部队把轻机枪集中起来，从正面封锁敌人火力点，吸引敌人的火力，命令一排长带着几名战士，用湿过水的棉被盖在方桌上，抱着浇了煤油的棉絮去烧碉堡，火愈烧愈猛，再借着西南风，映红了半边天，碉堡里喊爹喊娘地乱成一片。我们便喊“投降熄火，缴枪不杀”。黑田穷凶极恶地指挥日军拼命用机枪扫射。这时只见一排一名战士手里抓起一束手榴弹，飞快地向那碉堡滚去，速度之快，动作之灵活是罕见的，我立即抱起一挺轻机枪瞄准敌人碉堡扫射，只见他连扑带爬靠上了碉堡，机智地把那束手榴弹塞进了碉堡的射孔。紧接着就是“轰隆”一声巨响，炸得敌人尸骨横飞，恶贯满盈的黑田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血染十字岗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上午我带着教导四旅十团三营刚赶到山东沛、鱼台二县交界的十字岗，突然听见“啪、啪”继续而起的“嗒嗒嗒”步枪声机枪声，这时只见尖刀排二个战士飞快跑来，边跑边喊：“营长，前面发现鬼子”。只见东西南北沙尘弥漫，遮天蔽日，日、伪军步兵、骑兵蜂涌而来，炮弹接连不断地落在我们周围的房屋，田野沙岗中间，弹片如雨，爆炸声震耳欲聋，浓烟烈火在大风中冲天而起。我们被日伪军包围了。十字岗是个小村庄，房屋全是平房，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沙滩，无险可守。我知道一场不可避免的恶仗就在眼前。我立即命令部队抢筑工事。不一会，敌人向七连发起猛烈的炮击，这个连在一片开阔地上，硬是顶住了日伪军多次集群式冲锋，敌人密集的炮弹、机枪和步枪子弹，几乎把那片开阔地翻了个儿。七连王连长手和腿都炸伤了，躺在地上仍然坚持指挥战斗。突出在七连最前面的三排，在数十倍日伪军的轮番攻击下，寸土不让。排长张大刚端着机枪率领战士们英勇战斗。在战斗中他的左腿负伤，一颗子弹又打穿了他的左手腕，他用右臂夹着机枪，继续向敌人扫射。一颗炮弹向他飞来，他被气浪掀出二、三米远，肠子从腹部流了出来，他把肠子揉进去，用绑腿扎住，机枪仍然“哒哒”地响着。最后壮烈牺牲。我得到这一情况心痛极了。战斗越打越激烈，敌人依托猛烈的炮火，优势的兵力，疯狂地向我们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日军用排炮将房顶掀掉，再用重机枪平射，摧毁我们依作屏障的墙壁，每一间房屋，每一处墙壁都经过反复争夺，整个十字岗一片火海，战

斗从中午打到红日西沉，不见敌人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事后才知道，包围我们的是一千多鬼子二千多伪军。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到六连阵地，见六连长李得胜和战士们一起斜卧在满是弹片的工事里。他说：“今天打得太过瘾了，端起机枪一扫一片一片的”。我说：“不要大意，坚持到天黑就是胜利”。他点点头说：“还是得靠近战，两军混在一起，他们的炮就没有用了”。话虽简短，但我明白他是胸有成竹的。我到八连见八连长正带领战士们在加固工事，好象他们面前没有成群的敌人在进攻一样，十分沉着。看到同志们一个个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虽然面对强敌，内心也是踏实的。天黑尽了，我大声喊：“通信员，命令七连撤回来”。不料通信员却朝我吮吮嘴说：“营长，血，你负伤了”。我低头一看，原来在白刃格斗中，我左手三个手指被刺刀戳掉了。但在通信员提醒前，我竟然一点也没有觉得，通信员撕下一截绑腿给我包扎起来，不一会儿七连指导员来了。他左胳膊负了伤，用一块破布吊着，满身血迹斑斑，脸色也不好看。他看见我的第一句话是：“营长，我们连长牺牲了”！“在哪里，遗体呢？”我问。指导员不讲话，只摇头，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下来。我明白了，战争是残酷的，我亲眼见过许多烈士，有些同志的遗体是难以辨认的。我拉起指导员的手，问“连队怎么样？”他擦了一把泪说：“只剩下二十多位战士”。我默默地想，为了打败日本鬼子，我们有多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让把牺牲同志的遗体安埋了，把带不走的武器全部销毁。我抱着一挺轻机枪首先开火，向日伪军扑去，鬼子东倒西歪，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我们的手榴弹一排排飞向敌人，敌人动摇了，我们齐声怒吼，乘胜杀开一条

血路，突出了重围。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二日，日本侵略军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实行极其残酷的毁灭性大扫荡。妄图扼杀抗日根据地，扑灭中国人民的抗日怒火。军区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地方抗日政府发出了“村不离村、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号召。我率教导四旅十一团二营坚持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日寇从内黄到濮阳、滑县一带集中了六个师、旅团总兵力约七万余人，整个抗日根据地被他们蚕食了，他们大肆宣扬“八路军被消灭了”，疯狂地惨无人道的屠杀根据地人民。我带着部队在内黄、滑县割电线、设路障、破坏交通，使得敌人不断地放射照明弹、打机枪，一时慌乱不堪。同时派六连在单县苗地圈一带把日伪军新建的据点一宿砸平。六连来了个出其不意，一律用手榴弹打，爆炸声，喊杀声震天，日伪军死的死，逃的逃，晕头转向。广大群众奔走相告：“八路军又杀回来了。”为了振奋抗日军民的热忱，打击日伪军嚣张气焰，我们决定消灭苗地圈伪军周何成部。苗地圈是日伪军扼守的重要集镇，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两个营。伪军团长周何成是个民愤极大的铁杆汉奸，双手沾满了抗日军民的鲜血。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早就盼望我军消灭这帮作恶多端的匪徒。十一月三日夜，月色朦胧，寒风凛冽，我带着部队包围了离苗地圈二十多里的陈庄。陈庄附近离黄河不远，周围黄河堤上树木成林，土岗环绕，十分隐蔽，是一个打伏

击的好地方，陈庄只有百把户人家驻着周何成一个连。我们的目的是引诱周何成离开苗地圈来增援，以便在陈庄附近消灭他。部队是佯攻，打到第二天拂晓，周何成亲自带领日伪军赶来增援。埋伏在陈庄附近的部队向周何成部发动猛烈的攻击。地雷、炸药爆炸声震天动地，机枪步枪六〇炮一起开火。周何成这支伪军确实能打，而且有不少亡命之徒，可以打近战还能拼手榴弹，这在伪军中是不多见的。他们光着膀子，举着大刀，歇斯底里地狂喊乱叫，一次又一次向一排占领的制高点发起冲锋。一排刘排长带领战士连续打退日伪军的四次冲锋，当敌人第五次冲锋时，一场肉搏战展开了。刘云龙身先士卒端着上刺刀的步枪第一个冲到日军前面，一连刺死四个鬼子。我立即带着警卫排冲上去，十多条驳壳枪，二十多支步枪机枪同时吼叫，战斗持续了半个时光景，敌人溃退了，慌乱的四处逃窜，指战员们暴风骤雨般向敌人冲去。日伪军大部被歼，一部份投降，只有周何成带着几个马弁躲进一家民房。这周何成真有点亡命徒的愣劲头，我们向他喊话，宣传俘虏政策他都不听，一个劲地对我们开枪。战士们用集束手榴弹向房子里掷去，随着“轰轰”的爆炸声死心塌地的周何成上了西天。我们乘胜占领了苗地圈。这一仗击毙日伪军七百多名，俘虏五百多人，缴获十门炮，五挺重机枪，使日伪军闻风丧胆。

（作者原任凉山军分区司令员、
州政协一届委员会副主席）

解放前的冕宁苍溪实验保

瓦扎木基

许维纲

卢福音

王家国

成立的时代背景——开展的工作——经历
的矛盾和斗争——扩大为实验乡——发展
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迎接解放
——结束语

解放前，冕宁苍溪实验保，是中共地下党人联合民主进步人士，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利用“合法”手段，在冕宁腹心地区——马房沟（又名复兴镇）举办的一个“建设新农村”的试点。一九三九年成立实验保，一九四四年扩大为试验乡，直到冕宁解放，历时近十一年，虽然范围不太大，但经历的情况却是很复杂的，各方面的关系也是很微妙的，由于共产党人和有关人士的共同努力，使得实验保的工作不断地向前发展，在整个宁属和西康省发生过良好的政治影响。现在时隔四十余年，许多重要的知情的老同志已经去世，谨就我们了解的和亲身经历的事迹，作如下回忆和叙述，以表示对当时革命工作的怀念。

一、苍溪实验保成立的时代背景

冕宁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县。一九三三年冕宁即有中

共地下党人的活动，但在红军长征过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党的工作陷于停顿。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由于我党中央提出抗日救亡的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党中央派人在蒋管区恢复组织，配合全国支持抗日战争。一九三八年九、十月间，中共川康特委派人来冕，恢复冕宁地下党，接上了邓明鸿等同志的组织关系，当时党员人数很少，为了应付突然事件，仍采用单线联系，不建支部的办法。在斗争策略上则是尽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形式，开展有利于革命的斗争。

邓明鸿同志是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时受党组织安排隐蔽下来长期坚持斗争的老党员之一。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间，邓在马房沟复兴小学教书，当训导主任，邓原与家住复兴镇的民主进步人士龙晴初、李权宜、许翊卿、李楚材等私感甚好，在复小工作期间，彼此经常往还，友谊更深。当时，党中央指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要加强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正好在一九三九年元月，宁属划归西康，正式成立西康省，省主席刘文辉发出“建设新西康”的号召，全国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提出“乡村建设理论”，邓明鸿同志考虑到刘文辉的号召和梁漱溟的理论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好机会，便向龙、李、许等人提出举办“实验堡”的建议，得到龙、李、许等人的积极支持，经过酝酿讨论，决定以龙晴初（当时是县教育局长，后为省参议员、国大代表），李权宜（当时是小学教师，后为县参议长），邓明鸿（中共地下党员，后主持县财委会工作），许翊卿（靖边部连长，后升任营长），李楚材（当时是县上督学、后为国民党县党部

书记长)严载衡(当时为复小校长、后为中共地下党员),赵俊民(进步人士,后为中共地下党员)等七人为实验保发起人,并向冕宁县政府呈报实施方案,得到当时冕宁县长张植初(据说,张植初原系中共川大地下党员,后失去联系)的批准,从复兴镇内划出苍溪一片地方实行自治,直属县政府领导,以许翊卿为保长。这样,经过筹备,大约在一九三九年七月,苍溪实验保就正式成立起来了。

二、苍溪实验保开展的工作

苍溪原名苍沟,面临复兴镇大街,背靠彝族村寨,境内山环水绕,有发展农、林、牧、副的优越条件,居民二百余户,一千余人,均以农业为主。由于地主阶级的剥削和贪官污吏的压榨,当时显得地瘠民贫,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但是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积极性,他们迫切希望改变当时的落后面貌,即使是局部的变革也好。苍溪实验保因势利导,在保内逐步开展了下列工作:

1、建立起一套“三位一体”的领导机构和民主的工作制度。许翊卿任保长兼保队长和小学校长,管全面工作;李权宜任秘书,主持保内日常工作;卢福音(原复小教师,后为中共地下党员)在实验保小学任教,负责全保的文化教育工作;瓦扎木基(彝族、后为中共地下党员)负责彝务方面的工作。

保内改旧的甲长制为轮流担任的甲班长制,由18—45岁的男女青壮年轮流值班担任甲班长。农闲时,男青壮年早上集中由保队副进行军事训练,晚上在保办公处学习政

治和文化，使用抗战读本和自选材料，由李权宜进行教学，女青壮年则分片组织识字班学习，由卢福音等巡回教学，1944年起，发动小学教师轮流义务教学，有时由高年级学生当“小生先”，进行“扫盲”工作。

在群众中建立保民大会和甲班长联席会制度。凡保内新办的重大事情，必须先经保民大会讨论决定或通过，然后由保办公处召集甲班长、群众代表联席会，研究具体实施办法，再贯彻执行。并规定：凡未经群众讨论或保办公处没有通知的，群众有权拒绝，并向保办公处反映追究责任。同时教育保内公职人员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办事公正，以身作则，不准欺压群众，不准贪污舞弊。

建立调解委员会，调解群众中的民事纠纷，避免“诉讼进衙门”，免除了官吏和衙役对诉讼者的敲诈勒索。调解委员，由保民大会选举产生，妇女占三分之一，委员会还订立制度，要求调解委员做到公正无私，调解合理。

2、根据自治、实验的精神，努力为群众减轻负担，又兴办一些好事。例如：一九三九年冬，县政府摊派各乡镇抽调民工修乐西公路，经龙晴初、邓明鸿向县长张植初反映，为了建设实验保的乡村公路，免除了保内抽人修乐西公路的任务，后来，许翊卿、龙晴初又在靖边部做了一些工作，由许翊卿带领他的部队一个连负责修筑从松林到泸沽一段公路，冕宁县民工都不出县境，这样，连其他乡镇的负担也减轻了。从此，苍溪实验保取得抵制伪县府乱派民工的权利，到解放为止，凡对人民无利的苦差，实验保都没有承担。又例如：实验保要兴办教育，但省、县都无镇拨给，经龙、邓等人在县上反复争取，县长张植初同意不派实验保各种捐税，由